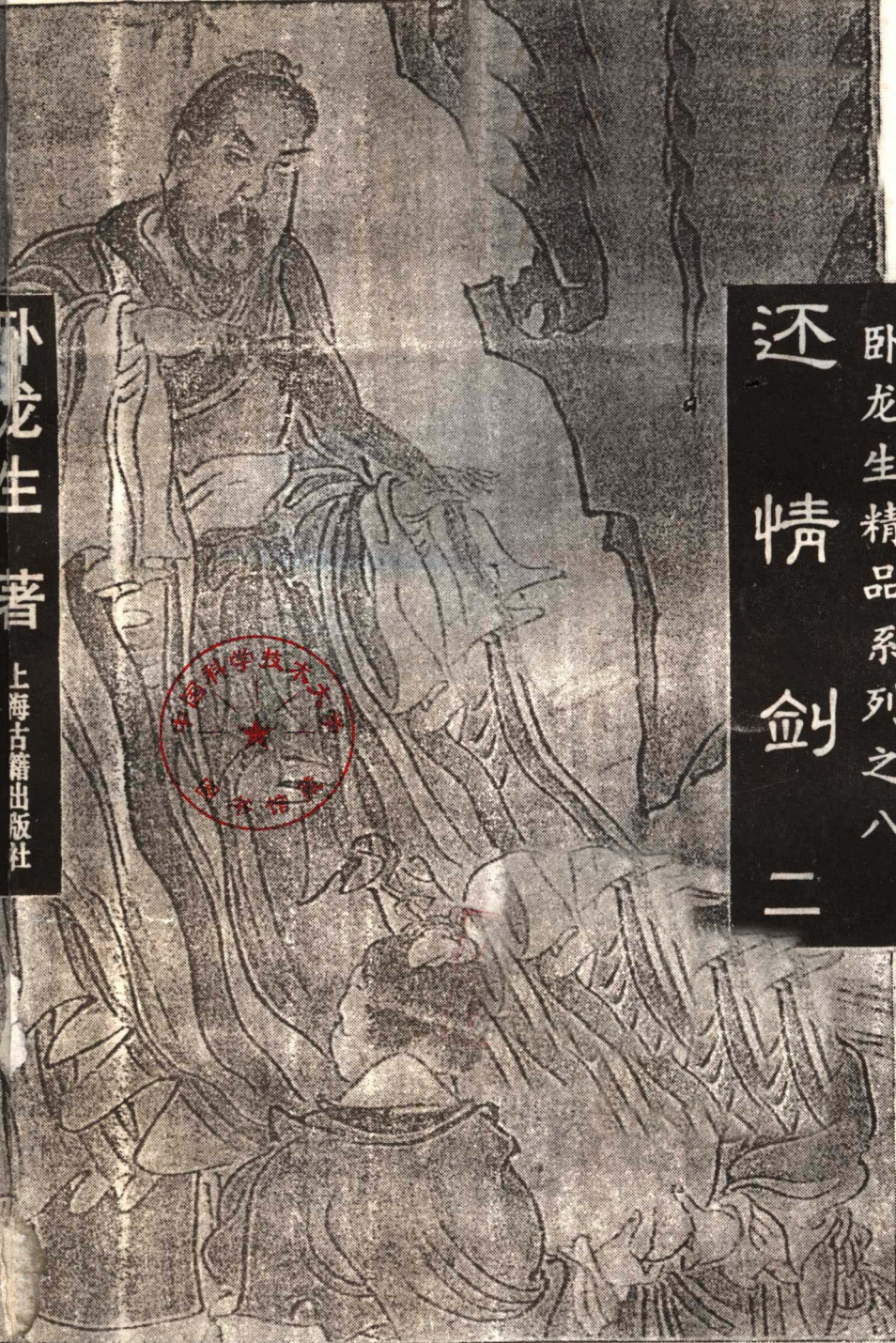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八

还情剑二

卧龙生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三一 捉拿芝仙

李寒秋道：“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但人家不要咱们去看，难道还真要和人动手不成？”

苹儿望了王夫人一眼，道：“夫人，我只想要看一下，别无用心……”

王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身已经说得明白了，难道你们还听不懂么？”

苹儿突然固执起来，道：“如若我一定要看呢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老身只好出手阻挡了。”

苹儿口中说话，暗中一提气，侧身向茅舍之中行去。

王夫人右手一挥，呼的一声，拍向苹儿的右肩。这一掌力道甚强，挟带起啸风之声。

苹儿闪身避开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和她动手，李公子可否设法冲入内室中去瞧瞧？”

李寒秋一乐，道：“让在下来对付他，还是你进去瞧瞧吧！”

苹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，但要把她逼到一侧，让开去路才成。”

李寒秋点点头，道：“夫人，小心接在下儿招如何？”喝叫声中，掌势着着逼进，攻势十分凌厉。

那王夫人堵在门口，不住地施展封架、点穴的手法，阻止了那李寒秋的攻击。

李寒秋一连攻了十七八招，仍然保持不胜不败之局。

那王夫人坚守原地，寸步未移动过。

李寒秋眼看十余招快攻，仍未能逼开王夫人，双掌又行加紧，攻势也更见凌厉。

那王夫人掌指上的武功，实也有超人之处，任那李寒秋攻势如何凌厉，她始终均能从容应付，一直守在门口之处。苹儿一直在等待机会，那王夫人门户封闭得十分森严，始终没有给苹儿冲入室中的机会。

李寒秋连攻了二十余招，始终未能占得半点优势，心中大急，暗道：“这王夫人武功不弱，看来如不施下毒手，那是很难逼她敞开门户了。”

其实王夫人正感觉到压力奇大，李寒秋奇强的攻势，已迫得王夫人全力抵抗。

两人又动手数招，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，王夫人突然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李寒秋停下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咱们这样再打下去，只怕也很难分出个胜败出来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夫人之意呢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你们两位和我既无交情，也不相识，但我却收留了你们，而且替你们疗治伤势，这算不算对两位的恩情呢？”

李寒秋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自然是算了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如若咱们定要分出生死，那只怕非要闹出流血惨局不可了。”

李寒秋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夫人之意，在下明白了。”回顾了苹儿一眼，道：“苹儿，咱们走吧！”

苹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用再瞧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不瞧那怪物了。”

李寒秋：“那怪物既是王夫人所有，人家不喜咱们瞧看，咱们就不

用看了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还是李相公通达情理，看来男子汉、大丈夫，果然是比我们妇道人家有见识了。”

李寒秋望了苹儿一眼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苹儿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此地主人，既是不欢迎咱们留此，咱们强留此地，也是无味得很。”

王夫人接道：“两位如是要走，我立刻要瑜儿送你们离开此地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好吧，那就有劳瑜姑娘一次了。”

王夫人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叫道：“瑜儿，瑜儿。”

但闻一个娇甜的声音，应道：“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随着应语之声，奔过来全身短衣的瑜姑娘。

王夫人道：“你用船送两位贵客离此，待两位贵客登岸之后，立时回来。”

瑜儿应了一声，回头对李寒秋和苹儿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当先举步行去。

三人登上木舟，瑜儿起锚点篙，木船缓缓向前行去。

这片苇林之中，辟有一条行舟的水道，只是那水道曲转，仅可容一舟通过，非有绝佳的技术，无法操舟。

但那瑜姑娘却有着奇佳的操舟技术，小船折转苇林中航驰，片刻间已转出了十几丈远。

苹儿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瑜姑娘，你们在这里住有多久了？”

瑜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嗯！很久很久了！”

苹儿道：“这地方四面一片苇林，实在是寂寞得很。”

瑜儿道：“我妈说过，有一天，我们会搬离此地的。”

苹儿道：“你知道几时搬么？”

瑜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苹儿道：“大概快了，也许三天，也许你们就要搬家了。”

瑜儿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苹儿笑道：“你妈住这里，只因为等一种怪物，如今那怪物已经捉到了，自然不会再住在这荒芜的苇林中了。”

瑜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嗯！你很聪明啊！我妈带我们住这里很多年，每一年中，都有几次捉到它的机会，但都被它脱身而去，想不到今夜才能如愿。”

苹儿道：“你心里高兴么？”

瑜儿道：“这地方我早就住腻了，能够早些搬家，自然是高兴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你见过那怪物么？”

瑜儿笑道：“自然是见过了，它每年总要出现几次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你的胆子很大，这等年纪，就是不怕妖物。”

瑜儿笑道：“它不是妖怪，自然是不用怕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是妖物是人了？”

瑜儿道：“也不是人，如若是人，那人也未免太笨了，明知我们要捉它，怎的还会来这里呢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非人非妖，那是何物？”

瑜儿望了李寒秋一眼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我瞧瑜姑娘也不知道。”

瑜儿道：“你们不用激我，不论用什么方法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。”

苹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你说，我们也会想到。”

瑜儿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苹儿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突然出手一指，点中了瑜儿的穴道。

瑜儿未想到她会突然出手，闪避不及，穴道被苹儿点中，五指一松，竹篙脱手。

行舟水道，十分狭窄，瑜儿竹篙脱手，小舟顿然停下。

苹儿伸手捡起竹篙，想划出小舟。但因两侧苇林密集，水道曲转，苹儿竹篙用力一点，小舟撞入了苇林之中。

瑜儿冷冷说道：“你们无法把小舟划出林外。”

苹儿道：“这苇林水不深，我们可以涉水而过，那也构不成对我们

的威胁。”

瑜儿道：“你来的一面，水势不深，但这水道不同，你们不熟水性，非活活淹死不可，再说，我妈和姐姐，如是久等仍不见我归去，必然会来找我。”

苹儿道：“我已经瞧过了，这苇林洲之上，只有一艘木舟。”

瑜儿道：“她们可以涉水而来。”

苹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你妈妈不会来。”

瑜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因为你的生死，没有你妈妈得到之物重要。”

瑜儿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你们愿将仇报，你们准备如何对我？”

苹儿道：“只要姑娘合作，我们决不伤害姑娘。”

瑜儿道：“要我如何和你们合作？”

苹儿道：“你先据实告诉我们，令堂取得之物，究系何物？”

瑜儿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说，我也无法说得清楚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为什么说不清楚？”

瑜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要问我，我不说就是不说，逼我也是无用。”

苹儿冷冷说道：“瑜姑娘，你该知道，此刻你的生死，握在我们之手，只要我举手之间，就可取你之命。”

瑜儿眨动了一下大眼睛，道：“你真的会杀我？”

苹儿道：“你认为我不敢么？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如论心机的阴沉，手段的恶毒，我不如苹儿甚多了。”

只听瑜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妈取得之物，和你们全然无关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迫我说出内情不可呢？”

李寒秋点点头，道：“苹儿，瑜姑娘说得不错，人家取得之物，和咱们全然无关，为什么定要追问内情呢？”

苹儿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小婢感觉此物非同寻常，也许会影响到整个武林的局势。”

李寒秋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照你之言，那是非得问明白不可了？”

苹儿道：“咱们应该问个明白，如是真和咱们无关，自然是不用多问了。”

李寒秋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得也是。”

目光转到瑜儿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瑜姑娘，我们的用心，苹姑娘已说得很明白了。你只要说出那是何物，只要和江湖大局无关，我们绝不多问。”

瑜儿道：“唉！我如告诉你们，我妈如知道，决不会放过我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在下保证，决不告诉令堂。”

苹儿道：“李相公言出如山，你尽可放心。”

瑜儿道：“其实，我也不大清楚，我听妈说，那叫仙芝。”

苹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仙芝？”

瑜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大概是吧！”

苹儿望了李寒秋一眼，道：“李相公知晓这件事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苹儿道：“关于仙芝的传说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苹儿沉吟了一阵，伸手拍活瑜儿的穴道：“送我们出去吧！”

瑜儿拿起竹篙，满面委曲地说道：“我好意送你们上岸，你们反而对我下手，点我穴道。”

竹篙点地，小舟又绕着水道，向前行去。她操舟技术熟练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已出苇林，小舟靠岸停下。

李寒秋当先跃登上岸，苹儿却回身对瑜儿道：“瑜姑娘，你如把我点你穴道的事告诉你妈，你妈定然会想到你已经泄露了仙芝之秘。所以，你不能讲。”

瑜儿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去吧！”

苹儿纵身跃登岸上，挥手说道：“瑜姑娘，今日对不住啦！如有机会，定当补报今日之情。”

瑜儿道：“我对你没有情，但也没有怨，你点我穴道的事，我不会

放在心上，以后，如若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……”

苹儿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那时，我也让你点我一次穴道，以平心中之气。”

瑜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事情过了就算啦！”转头运篙，小舟转头而去。

苹儿望着瑜儿的背影，消失于水道之中，道：“除了这一条水道之外，大约再无其他之路可通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这苇林四周，积水不深，他们如要涉水而过，那是到处可以通行行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三个妇道人家，如若不是为了逃命，大约不会涉水而过了。”

李寒秋已听出她弦外之音，忍不住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我想躲在此处，看她们母女三人，逃往何处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你怎么知她们今宵就要离开呢？”

苹儿道：“那王夫人留此的用心，已经得偿，留此无用。”

李寒秋接道：“那也用不着急急离开啊？”

苹儿道：“她今宵如若不走，势必要延到明夜才能成行，要她白白在这苇林之中再停一日，心中定然是不安得很。”

李寒秋惊奇道：“这里十分隐秘，有什么不安呢？”

苹儿道：“至少你和我知道了这桩隐秘，对那王夫人而言，就有如芒刺在背，日夜难安了。”

李寒秋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她患得患失之心太重，也许真会有此不安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所以，我料定她们今夜必然有所行动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不用管他啦，咱们又不要抢她们母女之物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不行，咱们非得暗中盯住她们母女才行。”

李寒秋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苹姑娘，你可是想夺取仙芝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嗯！那是千古神物，哪一个心里不想呢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人家苦守数年，得到之物，咱们动手去抢，于情于理，只怕都有些说不过去呢？”

苹儿道：“咱们不抢她们母女就是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那是说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别人要抢此物了？”

苹儿道：“不错。我记得方秀谈过仙芝，也许他早已知道了，却故作不知，让她们母女取得之后，再行下手去抢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如是瑜儿说的不错，世上确有仙芝这等神物，已落入她们母女之手，再被那方秀抢去，这就要天下大乱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那仙芝很重要么？”

苹儿说：“方秀说，如若他能取得一物，就不难完成霸统武林之愿。似乎就是指这仙芝而言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就算那仙芝有起死回生之能，但它也不过是一种药物而已，对一个人的武功、才智影响不大，方秀就算得到了仙芝，也无法遂其霸统江湖之愿。何况，她们母女三人，居住之地十分隐秘，那方秀怎会知晓她们居住于此呢？”

苹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过去我也这么想，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因为那瑜儿说出了仙芝二字。”

李寒秋笑道：“你当真是聪明得很啊！那瑜儿说出仙芝二字，你就能推想到她们居此的隐秘已为方秀所知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不要取笑我，我说的都是很真实的话。乍听起来，似是不很合理，但如说明内情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三二 解围杀敌

李寒秋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苹儿道：“那瑜儿未提仙芝之前，我确实有些迷迷茫茫，不知内情。但那瑜儿提到仙芝两字，使我忽然想起方秀说过仙芝的事，两下印证一下，使我想到了方秀可能早已知晓她们母女居住于此的事，但他别有所图，故作不知。”

李寒秋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此言倒也有理。”

苹儿道：“如是我想得不错，那方秀早已暗中派有监视她们的人，她们母女住此数年之久，那方秀不知便罢，一旦知道了，必然早已摸清了这苇林四面的出路，如若见她们母女三人举家他迁，岂不是引起那方秀之疑？以后的情景，不用小妹再说，大概你也明白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率领高手，兼程追杀。”

苹儿说：“她们母女，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机会，方秀早已是伏兵密布，岂能容她们母女有逃走的机会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那王夫人武功不弱，也许有自保之能。”

苹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可能。那方秀是何等阴沉的人物，岂会留给她们母女三人的生机？”

李寒秋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如若方秀率领高手一拥而上，那王夫人双掌难抵四手，自然不是敌手了。”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咱们应该如何呢？”

苹儿道：“冒一次险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如何一个冒险之法？”

苹儿道：“咱们易容暗中追随他们母女三人之后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保护她们母女？”

苹儿道：“到时候再看情形吧！假若咱们能够取得仙芝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李寒秋忍不住嗤地一笑。

苹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你很贪心啊！”

苹儿道：“我不是贪心，而是那仙芝太重要了。我虽然说不出那仙芝有什么妙用，但它既然是方秀梦寐以求之物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好吧！一切听凭你的调度就是。”

两人立时动手易容，用尽了方法，掩遮住本来的面目。

苹儿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”

李寒秋低声说道：“如若那方秀早已派人暗中监视这条水道，咱们的举动，自然是也早已落入方秀监视之人的耳目中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咱们四面搜查一下，然后在东面那株大树之下会齐。”

李寒秋点点头，两人分头绕了一周，仔细搜查了方圆十余丈的地方，凡是可以存身之处，都查得十分仔细，但却没有出现那方秀的耳目。

两人在白杨树下会齐，李寒秋低声说道：“苹姑娘，发现可疑之处么？”

苹儿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如若那方秀派人监视这条水道，应该就在这范围之内才是，但竟未见到他们的人。”

苹儿道：“我想监视之人，定然是有，只不过咱们没有发现他们藏身之处罢了。”

突然间，一片落叶，飘飘而坠。

苹儿眼珠一转，低声说道：“英雄所见略同，这白杨树上，才是监

视那水道最好的地方了。”

李寒秋已了然苹儿弦外之音，微一颌首，道：“你守在树下。”突然一提气，“潜龙升天”，身子直向上面升去。

升约一丈多高，双手突然伸手抱住树干，抬头向上瞧了一眼，动手向上攀去。

他动作奇快，片刻间，已然爬近了树干，右手探出，抓住了一个树枝，身子一翻，飞到了树身之上。

就在他刚刚落身在于枝之上，瞥见寒光一闪，直刺过来。

李寒秋动作迅快无比，右手一抬，长剑出鞘。

但闻当的一声，兵刃交击，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。敢情，这大树之上，早已藏有了人。李寒秋挡开攻来一招，立时反击。长剑挥动，全力攻去。

那人大半个身子，隐在一片枝叶之中，一只手臂伸出，加上一支长剑，由上而下，攻向李寒秋。

李寒秋剑招虽然奇幻，但却无法完全发挥出来。因为，双方相距之间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，足足有两三尺远。

忽然间，那攻来的长剑，突然收了回去。

紧接着寒芒电奔，三点寒星，射向了李寒秋停身之处。

李寒秋长剑疾挥，在身前幻起一片剑花，挡开了三枚银镖。就在他挡开银镖的同时，立时一提气，直向那人停身之处冲去。

但见剑光闪闪，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。鲜血进流中，一个人影，直向树下掉去。

只听蓬然一声，人影摔在地上，登时跌成了一团血浆。

李寒秋紧随着飘落树下，道：“果然不错，这树上藏有人。”

苹儿抬头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不知他是否传出了信号，但这地方居高临下，实是监视水道的好地方。”

拔出长剑，掘了一个土坑，把那摔烂的尸体埋了起来。

李寒秋道：“我只想伤了他，问明内情，但因在树上动手，剑势无法控制，以致取了他的性命。”

苹儿道：“现在可以躲在树上了……”略一沉吟，接着：“你可记得他存身之处么？”

李寒秋道：“自然是记得了。”

苹儿道：“上去找找看，那里是否有用以传讯之物？”

两人攀上了大树，李寒秋行向那大汉隐身之处。

果然，那白杨树上，有一盏小型的孔明灯和一面铜镜。那是一根干枝，四周用魔色的索绳，编成一座吊榻形状。

只看白杨树上的布置、设施，那人在这株白杨树上，已有长时留住的用心。

李寒秋望了苹儿一眼，半赞扬地说道：“姑娘料事如神，在下很佩服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方秀监视她们的举动，时日已久，咱们行入苇林中事，只怕也已落入了方秀的眼中。”

苹儿道：“这个就很难说了，方秀的监视，虽然严密，但咱们行走之处，并非一定路线，也许他们没有瞧到。”

李寒秋缓缓说道：“此刻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苹儿道：“这要请你决定了。”

李寒秋笑道：“还是你出主意，在下已然觉出，姑娘的心机，在我李某之上。”

苹儿道：“那是因为你人太好了，不善施用诈谋，所以，每一件事，都往好处想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苹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目下咱们挑了方秀一处暗桩，而且，又是一处十分重要的暗桩，那等于挖了方秀暗桩中一只眼睛，方秀是否还耳目灵敏，我也无法推测了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以她们母女三人的行动为准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咱们不能抢她们母女之物。”

苹儿道：“好吧，如若方秀埋伏之人不出手，咱们就算保护她们母女。”望了李寒秋一眼，接道：“看你为人冷漠，但却是一个心地极好的人。”

李寒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觉得一个人，应该如此才是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点红光，直对两人停身处射了过来。

苹儿低声道：“糟啦！”

李寒秋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苹儿道：“灯号，咱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灯号，必然要被发觉。”

李寒秋转目望去，只见那灯号不停地闪动，似是正在期待答覆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苹姑娘，这灯号距此有多远距离？”

苹儿道：“总在两百丈以外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在下赶到那边瞧瞧去吧！”

苹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去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他已使用灯号甚久，咱们一直没有回答，只怕早已引起了他们心中之疑了。你此刻赶去，他们自然是有了准备。”

李寒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他不见咱们反应，自然会找上门来，咱们以逸待劳。”

苹儿道：“只怕事情变化得太快，使我们没有机会对付他们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苹儿道：“如若我推算不错，她们母女就要出来了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苹儿道：“不要理会那灯号了，咱们应该盯注她们母女的行动。”

谈话之间，忽听一阵木舟破水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苹儿道：“来得好快，咱们下去吧！”当下跃下大树。

李寒秋紧随而下，两人向前行了两丈，隐身在一处突起草丛之后。

凝目向前望去，只见王夫人带着两个女儿，跃登上岸。王夫人身上背着一个长形的包袱，右手提着一柄长剑。

母女三人全都是疾服劲装，佩带着兵刃。

王夫人登岸之后，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匆匆向正东方向奔去。

母女三人行经之处，正是李寒秋和苹儿藏身之地。

三人奔行奇速，超过了李寒秋和苹儿的停身之处，匆匆向前奔去。

李寒秋轻轻一拉苹儿，两人匆匆站起身子，紧随三人身后追去。双方保持了三五丈的距离。

奔行约三里左右时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。

王夫人停下了脚步，四顾了一眼，转向正北行去。

就在王夫人刚一举步时，突闻一声大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随着这声喝叫，暗影中突然跃出了六个人来。原来，三道岔路口处，每一处，都埋伏两人。

六个人疾快地布成了一座阵形，把王氏母女三人，团团围了起来。

李寒秋和苹儿及时收住了脚步，隐在一处大树之后。

苹儿点起脚尖，走近李寒秋耳边说道：“这大概是方秀的人了。”

李寒秋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料事如神啊！”

苹儿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但见王夫人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六个人齐声大笑，道：“你是王夫人么？”

王夫人不理六人问话，却回顾了瑜儿两姐妹，低言数语。

环围王夫人的六个大汉，个个都穿着黑色劲装，~~二~~色的厚背鬼头刀，一望之下，即知六人有联手的刀阵。

王夫人低声嘱咐两个女儿一阵，缓缓把背上的长形包袱解下，交给了瑜儿，然后扬了扬手中的长剑，道：“诸位是方秀的手下么？”

这时六个人已经各站了方位，布成了一个合击之势。

王夫人长剑一振，冷冷说道：“方秀既然敢派你们来，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？”

六人中间居左一人冷冷说道：“你猜得一点不错，自然用不着我们多说了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六条大汉，对付我们母女三人，准备如何出手？”

仍由那居左大汉接道：“夫人不用激我们，我们是有所为而来，不是和夫人比武争名，想活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留下东西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留下什么东西？”

那大汉目光转动，望望瑜儿，道：“留下那位小姑娘身上之物。”

王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说得很轻松啦！”

那大汉冷冷说道：“夫人既是不愿交出东西，那只有动手一途了。”一挥手中鬼头刀，六条大汉，齐齐向上冲去。

王夫人娇叱一声，长剑疾展，分向三人迎去。

瑜儿和姊姊也同时舞动手中长剑，展开反击。

王夫人剑势如虹，全力抢攻，她想打开一条出路。

但那六个施展鬼头刀的大汉，刀阵变化十分迅快，只见刀光滚滚，来回交错，移位变化中，封挡开那王夫人的凌厉攻势。

隐身在树后的李寒秋低声对苹儿说道：“他们的鬼头刀阵，变化十分迅快，王夫人剑法虽然不弱，也很难打开一条出路。”

苹儿道：“你瞧出来没有，那王夫人似乎是已经胸有成竹，准备率领大女儿和六人力拚，让瑜儿带着仙芝逃走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我知道，不过她们母女很难破围而出。”

苹儿道：“而且方秀也不止设这一道埋伏。”

李寒秋道：“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苹儿道：“如若你心中没有顾忌，可以出手救她们母女之命，然后再由瑜儿手中抢过仙芝。既可报她们母女收留之情，又可取得仙芝。”

李寒秋缓缓说道：“从瑜姑娘手中抢仙芝，在下很难出手。”

苹儿道：“你若不取，必为方秀所得。”

李寒秋摇摇头，凝目望去，只见王夫人母女三人，已陷入了很艰苦的恶斗之中。

原来那六人刀阵，配合得越来越是绵密，远远看去，只见一团滚